品格唯一

世界小報

寒雲題

中華民國十四年七月十七號 星期五 乙丑年五月廿七日

編輯者 張丹斧 姚民哀

第七百五十一號 每張售洋二分

編輯部…營業部…在上海城內福佑路小世界…北電話中央四四六九…南電話一三一七

決志救國

定報價格

本報日出一張增刊無定中國境內每月四角半年二元全年四元日本同歐美及南洋各埠加倍均作大洋計算報資先惠郵費全年一元半年五角大洋郵票九五折算

廣告刊例

二英寸五寬二英寸高爲一格每格刊資二元中縫分作四格零登照算長期面議封面及新聞中縫加倍收值代繪美術及廣告畫面議

小世界游藝時刻一覽表

大京班

日戲一點至六點

周福珊 吳品仙 胡[illegible] 魏[illegible] 徐月樓 胡少鑫 吳品仙 朱友奎 袁奎官 王蘭卿 蓋春來 單德元 張紫珊 邱德成 張連生 佟春廷 李雅仙 周福珊 劉長寶

李德山 南張飛

桑園會 雙包案 全本大名府

夜戲七點半至十二點

鄭[illegible] 胡[illegible] 劉長寶 袁奎官 蓋春來 張連生 邱德成 胡少鑫 王蘭卿 張紫珊 張信云 劉長寶 朱友奎 單德元 佟春廷 劉春林 馬永利

白玉福 滑油山　周福珊 李陵碑

財迷傳 御果園 龍鳳呈祥 武家坡 花蝴蝶

露天影戲

八點至九點半 九點卅分至十一點

第三層影戲

五點至七點 十一點至十二點

◁現映▷ 一刀仇 ◀共計二十本▶

笑社男子趣劇

趙警民 洪似魂 蔣倩紅 顧劍秋 宋掌輕 吳一笑 姚一民 劉天淚 陳別笑 童呆兒 朱黠秋

日演 在四明文戲場 一點至三點 七錯八錯

夜演 在四層樓平臺 八點一刻至十一點一刻 花魁女

四明文戲

三點至六點 小桂英 夏榮記 應仁貴 王鳳翠 小桂寶 拜經 大阿增 算命 背包 過門

七點至十點半 胡如笙 小菊花 夏榮記 小桂英 王鳳翠 應仁貴 胡如笙 陳高阿 夏榮記 生花計 東樓會 大閙毛家村

二層樓書場

潘蓮艇 潘小石 張步蟾 吳小松 吳小石 朱蘭庵 朱[illegible] 筱桂蓀

二點至三點 七點至八點　三點至四點 九點至十點　四點至五點 十點至十一點　八點至九點　五點至六點

笑中緣 遊龍傳 雙珠球 雙金錠 白蛇傳 描金鳳 王十朋見娘 時事 蘇灘

三層樓小戲台

常州古曲 三點半至六點半 八點至十二點

胡寶林 沈桂生 朱福根 王大狗 黃雲泉 莊金才 卞和尚 劉榮生 倪子良

日演 後本 毒蛇記　夜演 雙金花 五本 六本

左錦山 全班 三點至三點半 五點至六點 中西戲法

費西冷 筱秀雲 全班 一點至三點半 六點至八點半 古裝蘇灘

二層樓魔術化粧申曲場

一點至五點半 七點至十一點

日演 徐鴻生 沈金生 徐鴻生 陳阿東 小炳卿 丁婉娥 丁少蘭 陳阿東 還金釵 扦高底 毛家村

夜演 小炳卿 徐鴻生 丁婉娥 丁少蘭 陳阿東 全體合演 搖中船 討本飯

二層樓雜耍台

莫悟奇 全班 六點至七點 十一點至十二點 歐美魔術

左錦山 全班 五點至六點半 中西幻術

葦芳會唱 六點至七點十分 十點半至十一點四十分 朱美珍 高美雲 筱翠寶 楊香妃 黃笑芳

沈書易 七點十分至十一點半 十一點四十分至十二點

京調小曲 南方拉戲

注意

興泰電燈公司

本公司業於夏歷閏四月初一日遷至四川路一百十七號（即四川路北京路轉角）（鹽業銀行舊址）今日起照常營業電器材料一應俱全各界惠顧定價克己務希駕臨新址是幸

電話中央四一一九 四四八

本公司謹啓

請讀世界早晚報（請聲明由本報介紹）

固莫不佩服張恨水君著作多來信叩詢介紹與之訂交第恨水寄跡京華文章身價啟之揚對小說大王李涵秋氏足相婉美蒙其椿暇瞻稿外且擔任老申報京通訊係秦墨一助手猶之福爾摩斯與華生也倘諸君必欲朝夕昕晤則請速函訂北京世界早晚報一讀早報附張明珠晚報附張夜光暨世界書報水主編即（早）（晚）報本身價值直可稱現時立民權諸君試訂閱之當知此言匪謬也世報社址北京石騎馬大街九十號

凡讀本報諸君囑同人與已不棄哂之唯與恨水因世界皆由恨代之民界早晚

◉價目預定

早報全年連郵九元七角二分 每月八角六分 晚報全年連郵四元四角六分 每月五角六分 兩種合訂全年祇收十四元八角四分

姚民哀說（請費郵票二角可得奇書兩種）

不佞前與嚴謭聲君合撰文字由張光宇君書圖之卓別介一書尚有餘存諸君如欲得此書請寄郵花一角連同通信地址書託由本報編輯部轉交當將該書原班寄奉又不佞於五四風潮之際曾輯中東交涉史一書由亡友鄭鷗鵠書眉現在時局黑幕中操縱者翳誰此書又頗當行幷可得鄭公遺墨好在所費不多何妨寄一角郵花試試看

來函請寄上海福佑路小世界世界小報社轉交可耳

亭 慶華社 臺

（女）（子）（新）（劇）

△日戲▽ ◘一點至五點◘

借妻堂斷（劇中人）（扮演者）

張革古 月梅　沈賽花 美儂　李成龍 鳳翔　王員外 蘭珍　王太太 鏡花　王僕 稚生　酒保 雲南　縣官 金奎　差人 水月 玉英

蘭因絮果

陳湘蘭 一嘻　潤兒 賽文　陳媽 鏡花　潘紫卿 亦珍　潘嬸 蝶梅　潘叔 月梅　潘舅 笑儂　章大有 蕙芬　章妻 小梅　章勇先 明珠　阿絮 春侯　債主 玉峯　洪醫生 植增

△夜戲▽ ◘八點至十一點◘

後本二度梅

（節目）落園 失散 投水　入贅 搶女 責江　失釵 盤女 問情　赴考 拜謁 見舅　團圓

（劇中人）（扮演者）

鄒雲英 春侯　鄒太太 笑儂　鄒僕 玉英　婢春梅 一嘻　陳杏元 文英　陳春生 亦珍　梅良玉 明珠　和尚 賽文　兵士 玉英　馮樂天 桂生　鄒伯和 蕙芬　邱軍門 金奎　邱太太 小梅　邱小姐 賽文　梅夫人 玉峯　江魁 水月　江連 蘭珍　周漁婆 蝶梅　周玉姐 美儂　報子 稚生　陳日升 植增　旗牌 社員

紹興文戲

日二點至六點　夜八點至十二點

金碧霞 趙香蓮 蔡長生 粉菊花 趙福來 高化佛 吳得錦 謝霞彩

葉學明 夏蓮慶 俞伯祿 王佩卿 金雪芳 沈碧霞 謝碧雲 尹財林 金雪雅

白玉堂 張榮田 趙德法 蔡連法 金寶毫 俞竹言 高秀紅 高金秋

日前本演 生死牌　夜全本演 江楞鏡

飲冰室 屋頂花園 在三層樓

本室應夏令之需要闢地於三層樓精製各種冷飲採辦正廣和屈臣氏上等汽水以備諸君子之惠顧食物務合乎衛生招待更極其週到秉之座位寬暢面臨凇波披襟當風寵辱皆忘誠清涼之世界避暑之地也予不信盡一試之謂

一刀仇（共二十本）（說明書）

▲第六集 無情弱水李師德歸天 有名怪屋胡太司探險

再說胡太司約集衆人奔抵剛灣村伏於叢林中待暮色沉沉炊烟四起之時胡氏遙見前面矮屋之傍立一中年人酷肖李氏於是拍掌爲號向前直進及達糯下則李氏已不知去向後於筐外守之果然不一刻見窗帘啓處李師德探首外望當下胡氏奮勇擒之不料李氏兩脚如飛早已遠窺胡太司郎捨命窮追久之至一顏牆忽失李氏行蹤纖而又見李氏在前狂奔約離里許胡仍緊緊追趕嚇得李師德魂不附體遙見側面有一水輪郎奔之繼見一井頗深遂急扶梯而下滿擬生命可逃不料胡太司手持火炬亦沿梯追下李氏大驚縮身退下豈知所踏之梯朽腐不堪致梯檔一斷頓時把倜無法無天之李師德做於屈大夫第二未幾衆黨員來胡太司當將李賊之死報告衆人偕灰色小如再抵李師德之屋中搜查一切詎意其勁敵康威自綹室中設法脫逃後逆料何氏必捉李氏立偕包探多人將矮屋四面園住此時康威持鎗直入向胡太司索還日記冊胡氏乘勞把日記冊跌落氈上作伏身拾冊狀用力將花氈一揭立刻把康威翻倒地上乃偕灰色小姐遁隱於米霜村中改名爲魯滚生裝扮一年逾古希之老人跛一足與村童二三人淺草大樹之下談各稱笑話以消歲月一日正於談笑之際見某村童面帶憂色指對面之老者向改名之胡太司道此老非好人所居之屋時於夜間發怪磬村中童子時有被嘆之憂何詭因生好奇之心旋見——紳士偕一婦人與老者附耳細談神色詭祕閱日於酒店中復見該老人偕紳士與徐走過何氏郎問店主探問履歷據云怪屋係紳士私產老者爲其家人後郎同老友古魯姆得其手書始得入怪屋中一探究竟欲知怪屋中出何駭人聽閩之事請看下集分解便可明白

在二層樓書場南面

獨一無二常年的贈品

日夜照相 添設專門 精究放大 電光不加

價目

二寸二張洋五角 四寸二張洋六角 五寸二張洋九角 六寸二張洋一元 七寸二張洋一元四 八寸二張洋二元 十寸二張洋三元 十二寸二張洋四元

滿洋一元 贈送小世界游券一張

本報介紹輿論報及翰海

北京輿論報 消息靈通新聞詳速京地報紙大抵受人津貼爲一系或一人作辯護獨輿論報則眞正爲民喉舌名實相符總理侯疑始君文壇馳譽之叩玉齋主人卽文章道德不特爲南北人儒林所欽仰直可稱中外文士之冠軍附張尤爲首都數一數

翰海 二之文藝刊物編輯者合肥侯君外尚有袁寒雲 馮小隱 蕭鍊塵等諸名流 由北京的畢倚虹 張慧劍總其成 精金美玉欲研究文藝之子固不可不人手一編 社址北京宣外香爐二條五號 單定翰海亦可并有已經訂成單本者出售每本三角佳品美物者有目者盡能驗別故記樂爲介紹與世界識者共同欣賞（請聲明由本報介紹也）

◀價目▶ 預定全年大洋陸元 每月大洋六角 半年 單定翰海全年三元 每月三角 郵費另加

張二鵬

丹翁

有一天、看見一個報紙上的告白、是張一鵬啓事、說他還失了第一軍諮議的符號一方、聲明作廢、第二天、又看見張一鵬緊要啓事、說他歷任過甚麽長、甚麽長、從未充當過任何軍職、有人說、諮議本不算軍職、我道、軍諮議却不能不算軍職了、不過張一鵬、確是江蘇大大有名的人、第一軍也是中國大大有名的軍、這大大有名的張一鵬、不做第一軍諮議、不成問題、若單單聲明、這第一軍諮議、不是這大大有名的張一鵬、第一軍未免有此減色了、姜登翁方且知道聘請梁任公楊皙子做顧問、張宗兄難道就不能位置一個張二鵬嗎、我只得嘆口氣道、唉、同宗反不如同韻、(梁楊姜張皆在七陽)

上海的種ゝ

恕遺

上海的大人家、往往到夜深一二點鐘之後、才有極輝煌的電鐙光綫、和男女嘈雜的聲浪、

上海人的腦海中、盡是充滿的煤氣、

上海的種種進步、比較上都不如强盜的速率、

上海時髦婦女的心房中、一定沒有『貞』字、

上海的名士、大都是唱花旦的附麗品、

上海人被乞丐跟著要錢、非但不肯破費一文、連回頭看看都不敢、因爲怕碰見過去時代的末路英雄、和故家子弟、

上海人戴的呢帽子、以綠色爲最多數、可見綠帽子是一件很有美譽的東西、

上海人不吸鴉片煙、可算是拋棄幸福、不會做鴉片煙的買賣、卽是沒出息的飯桶、

上海人平常最闊、處處要爭面子、每屆節時年關、便窮得走頭無路、而以場面上的大商家爲尤甚、

情天綱緣錄

范菊高撰述

他却不懂、以爲一對也沒有、就向抬上一拋、這一次胡子明以方磚同花到勝、張惠仁見了胡子明的牌、氣吼吼的說道『呀、你是偷雞嗎』、胡子明道、『不、不、我是方磚塊同花』、張惠仁道『什麽叫同花』、胡子明道、『同花就是同樣花頭的解釋』、張惠仁跳起來道、『啊呀、我方才起先就是同花、我因不懂、却被我拋掉了、唉、你不早些告訴我、眞是可惡之至』、撲克打了六付、張惠仁委實不行、不但規矩一些也不懂就是行爲也不好、就是他要想四調一同花、先要看看發牌的第一張是什麽花頭、看見不同、便不調同花、調別樣了、大家見他這般樣子、都不贊成、便喚一個姓陳的代他、第八付、蘭秋調到了四隻拾點、鬧價很多、

哭愛女孟素

父卓呆和淚作

爾房中柱上、非懸一日歷乎、爾基妹每晨必揭去一葉、自爾死後、余卽止爾基妹再揭此日歷、我家庭之空氣、恐將不能與光陰俱去矣、故此日歷、仍止於十一月七日、余書傷心哉此日也六字於是葉之上、擬以此剩餘之日歷、與爾遺物、[illegible]存一處、以示我歡樂之家庭、卽中止於此日、爾死後二[illegible]期、忽於爾書籍中得一未發之函、此爲爾致友人王月娥君者、郵票已粘貼、諒係爾因病未寄耳、脫余發見後、卽以之投入郵筒、王君見爾親筆之書、不將驚喜不定、而疑爾復活耶、

六十五歲老明星無異廿歲餘之佳人

明

此外、又注意於笑、蓋吾人之笑、常由心窩所發生、且吾人之心、大抵不甚注事於過去、而多注意於未來、所謂年老色衰者、卽注意於未來之一大結果、無論男女、皆引爲深慮、無日無時、不顧念及之、於是容易使人衰老、而我則絕對不念及此、心中無所謂過去未來問題、此亦保特年輕姿形之緊要關鍵也、(原文見紐約電影雜志)(贈現金二元并望源源惠賜此項譯稿編者附識)

說到這裏、我要回轉我的筆鋒了、妓女非僕子之法言不敢言、非僕子之法服不敢服、那猶無足深怪、只是有許多大家閨秀、衣服鞋襪、極力向妓女化這條路上走却令我不得不慨乎言之的說、人心不古、這樣妓女化的趨勢、我也像胡適博士考紅樓夢的一樣、在人類的四庫全書中、下了一番研究的苦工夫、大概其理由有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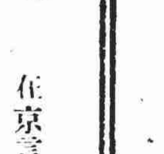
(一)賺了大批造孽錢的老爺們、在僕子裏娶了一個人回去、順便把僕子裏的毒菌、也帶到家中、小姐與少奶奶、都正嫌吃了飯沒事做、她就來出主意、研究吃、着、逛、慢慢地、再做無恥之事、

(二)大概是江浙人吧、他們的內脊、都是開通最快的、游藝園啦、中央公園啦、那地方走動、不要說學、看也看會了、

(三)妓女化者既多、儘管打扮得妖形怪狀、就覺得平常得狠、中產人家、竭力模仿太太小姐們、其實就是間接的妓女化了、

在京言京

逐流



女褲問題、這是不值得研究的、但是經過新出版物、登過名人討論此事之後、那就有了商權的價値、談到女褲、這幾年來的變化甚多、先是由長而短、而今是由短而大、你走到中央公園裏去、總可以看見那些未來的姨太太們、穿着那樣似裙非裙、似褲非褲的怪服、穿這類服式的、我輩一望而知是妓女、並沒有什麽深奧的哲學在內、最可怪的、她們爲甚麽不把作賤業的招牌、掩飾一點、却情願被人一見便知其爲窰姐、或曰、爲招攬營業故、不得不然、我想也不對、蓋在中央公園內、并不能招攬得到什麽大闊老、不過此輩久已沉溺於無恥所在、自不知恥耳、

南游記

光緒中、且設礦務大臣、以巡撫銜蒞滇、專摺奏事務、實銅爲主也、所產銅固特異、如古佛、如香爐、如鐘、[illegible]鼎、如磬、如盥盤漱盂、消一切之物、皆有特製、以火薰之、始則蒼然如天、穆[illegible]如雲、一瞬間、如火如荼、如晚霞、如美景、五色斑爛、千幻齊出、移動馳走、無定時、去火乃已、蓋生銅所製也、得銅質既純、無砂土混雜、卽因其略似何形而雕琢之、器既成、不惟神似、又若有血氣、得火氣卽改色焉、是其所以異也、貢物皆經數煉、如程式、如磚、久見火、無此異矣、此則帝王所見、不及庶民者也、東川又產細氈、其細殆與河南氈等、能以氈毛織雨衣、長一身又半、亦衣服中之佳製也、(夷緣)

苦海航洄邊

滌烌

半老佳人、想飲醍醐、窩來少年、訴單思病苦、陳方沒效、還魂騷發、急解纏痊、標客留過、大錢賺慣、造化今朝你獨專、論花朵、縱不如初放、也未全蔫、 兒曹格局雖堅、問誰識周旋與折旋、儘壞河驟決、翻騰弗竭、虛聲直搗、短悍無前、歷數羣公、誰非豎子、後起英雄孰比肩、同安枕、似阿娘弄子、帖乳偎眠、

刺花黨

碧波

去年江浙構兵時、滬上別開生面之拉夫、美其名曰捉拿刺花黨、當時一輩曾經文身者、爭覓洗制之法、而一般操投機事業之藥房、亦逐逐發明不少藥水、但是內中都含着强烈的腐蝕、搽後皮綻肉爛、形至慘惻、但較捕去爲苦工、爲幸已多、故亦不嫌其痛苦、迨今夏、刺花者咸袒胸露臂、而往日花鳥魚虫之形、依約仍可見、紫白紅黑之色、亦錯采於若儕之身、創處或墳或陷、睹之令人月錯、嗚呼若輩、殆所謂好肉上生瘡者非耶、

尊居閒記

重遠

子平家以人生八字、推算休咎、固是一術、然有兩人同年同月同日同時生者、大概言之、則兩人或同優同劣、端無絕對懸殊者、安知事實乃大不然、漢書盧綰與高祖同日生、一爲帝王、一爲亡虜、宋人小說載、一軍校與趙韓王同年月日時生、若王有一大遷除、則軍校必有一大責罰、有小遷轉、亦必有小譴訶、洛中士人張起宗、與文潞公同年月日時、見潞公軒騶過、歎曰、同是丙午生、相懸乃如此、一日者推之、良久曰、好笑諸事不同、但三十年後、兩人當並案而食者九月、後潞公入洛、遊會節園、園側有訓徒者、詢張也、一見如舊識、遂日招張共食、將及九月、公去洛、與張遂疏遠矣、又蔡京、乃丁亥壬寅壬辰辛亥、有都人鄭某、世以黛粉爲業、生子與京八字同、且謂必貴、遂恣其所爲、年十八、忽騎馬溺死、可見星命之不足憑也、然如軍校之與韓王、遷除責罰、節次相應、則又何故耶、

♥一天感語

天下最可貴者、厥維情字、蓋情也、出乎自然、發乎至性、非金錢所能役使、此之謂眞情、苟以矯揉造作出之、便絕無價値之可言也、

當萬籟俱寂時、小坐花前月下、靜聞遠寺鐘聲、方寸靈台間、不復有塵俗想、其樂何如、

還環記

楊芷芳探案小零碎

朱秋

余閱畢、仍以原函與指環、趨回芷芳曰、彼玉芬函中所謂之程金英者、非馳聲文台之大小說家耶、芷芳噓氣曰然、非此大名、玉芬又何必舍懷白而趨彼耶、時余方閱畢彼函、正欲加以安慰、而懷白卽於此時、慘歸離恨天矣、時勵操忽發吻言曰『芷芳哥、玉芬以一時虛榮所惑、竟出此墮落之行、惟慘懷白、竟爲此薄情女子、喪彼青年有用之身、亦殊愚不可及、余曰勵姊、爾何亦出此言、自由戀愛、原以專一爲貴、苟人盡可妻、實狗彘之行也、余對懷白之用情若此、實傾佩而深惘之也、芷芳慘笑曰、紫雲休矣、愛情浪漫、方爲識時名士、才能克向幸福、似子之論、眞迂儒之談、豈能立此新潮、砰湃之世紀耶、時夜雲翳月、園中頓黑、似姮娥多情、不願聆此慘劇者然、(完)

環翠山房潤例

杜君滋園 賦性耿介 兼擅丹青 於山水花鳥皆爲擅長 君嘗聽鼓蘇垣 與昌[illegible]以繪事相切磋 國變後 目擊橫流 愈演愈[illegible]遂決然舍去 因貧不聊生 經知交諄勸 始出其所長以貢諸世 爲定潤格如左

山水屏條卷册每尺三元　堂幅橫披　照屏條加倍　摺扇紈扇每柄四元

工細青綠　金箋加倍　點品另議　花鳥均照山水一律八折

劣紙不應　潤資先惠　訂期取件不誤　紙絹均可代辦

沈太倅　吳昌碩　惲季申　代定

收件處上海各紙店彙交白克路四號大源製鹽公司內杜叔和或逕寄常州城內後北岸東首杜寓　請聲明由本報介紹

拯婢記

蘭乃泣告其情、小四憤憤曰、有此毒心婦、予恨不手刃之、但奴子然一身、何所投止、不若偕至余家、明日當伴送至主人家、代求主人納之、蘭曰、雖感盛情、但儂既不容于主婦、故誓不再返也、小四忍其短見、迫之行、小四居離馬宅一箭遙、平日以力自食、傭工養其母、有孝行、家貧不能娶、因母老態龍鍾、故中饋自任之、業之傭于人焉、値不昂、惟特別之利益、三餐均須回家佐母炊、炊畢奉母、仍回雇主家値事、習以爲常、人因其力大工勤、故亦樂雇、刻正由雇主家返、故得値阿蘭于此、小四引阿蘭至其家、將情白於母、母亦慈心者、聞言亦代阿蘭悲、且引手撫阿蘭頭、爲其敷創處痛如已出也、阿蘭感極涕零、略進餐、互商阿蘭處身事、小四曰、若還主人家、必仍遭毒手、且蘭姐堅不歸、如久處余家、則主人知之、必誣余有私授竊、將若之何、母曰、余思不若鳴之官、是否憑斷、則主婦難逃苛待罪、而蘭姐亦可出水火、蘭與子以爲然、越日小四母子、挈阿蘭、走告於桐城縣、因阿蘭之傷痕纍纍、准提主婦至、一訊卽自承、官以共和時代、不應施此慘無人道之毒打、罰主婦二百金、作阿蘭養傷費、而阿蘭則斷配與小四爲妻、以酬救命恩、此判一下、人人稱快、而小四多一內助、蘭亦慶得其所、夫婦勤作、不數年、家已小康矣、

（完）

亞魂

徐枕亞致姚民哀書

民哀吾弟如面、來京四十餘日、酒食徵逐、疲於酬應、有時息影寓廬、又因氣候炎蒸、異常困懶、遂與筆墨無緣、幸所事已有成議、此行不虛、堪慰錦注耳、託懇樊老書字、已與面談、因暑日乏興臨池、須俟秋涼、始可報命、潤筆再譚、近來貴報、諒必較前更形發達、至念至祝、海報有意挑釁、實屬萬難容忍、茲有致瘦菊一書、緣不審其住處、敬煩吾弟設法轉交、能在貴報先行登出亦佳、南還有日、統俟面罄、專頌

暑安

七月十一日　兄枕亞首頓

五卅後之感想

陳惠民

租界者、迺吾人租與外人、其領土權、固明明在吾人掌握也、吾人而曰可、則仍租與之、吾人苟曰不可、則收回之、一憑吾人之自由、迺外人租吾之地、非惟不思報德主之深情、反時以惡言相向、今且因學生在租界游行故、慘遭鎗擊、噫、其手段之惡辣、直不堪設想矣、讀者試想、以自國之土地、而不容通過、天下有是理乎、外人無故鎗擊徒手之中國學生、天上亦有是理乎、如此行爲、非彼國因我國弱而有意欺侮而何、

五卅一案、舉國同憤、然我國苟在强盛之秋、彼敢公然如是乎、我知其必不敢爲也、卽欲爲之、亦不敢如是之冒昧也、於斯可見彼國之藐視吾政府、蔑視吾人民、已達極點、我親愛之同胞乎、其速起、據公理以力爭、何求勿穫、捨生命於不顧、急起直追、庶彼國亦知我政府雖失職、而民氣不可犯、知所警誡、否則得尺進寸、我恐亡國之慘、爲期已不遠也、

當國家危亡之際、正男兒死難之秋、今我國內憂外患、頻至遝乘、風雲急矣、而平日號稱愛國男兒、急公好義之子、何不興起、忍視恐乘、爲彼萬惡之窄人、利用而驅策之耶、

我見印度安南巡捕、我憂中華民國、若不再善自爲謀、難免將爲之繼續者、

我見印度安南巡捕、我喜幸有此輩爲已覆榜樣、我國四萬萬同胞、或者可引爲後事之戒、

編輯完了

愛國與自殺

鐵根

自五卅案起、愛國之士、悲憤塡膺、明知弱肉强食、無可救藥、於是發爲熱狂、竟多抱厭世主義、蹈海者有之、仰藥者有之、海上自劉君光權爲始、相繼而逝者、幾及十數、近日報載外埠之自殺者、亦時有所聞、爲國捐軀、慷慨身殉、其志固可敬佩、其行亦足風世也、然而死有重于泰山、有輕於鴻毛、竊意此時此際、徒死無益、蓋値茲外侮頻來之日、正宜羣策羣力、鞏固民氣、爲政府後盾、苟徒死無利於國、於敵更無損、徒于此大犧牲後、再賠若干好男兒、殊不値得、有志者宜何等謀深全慮、先求一身之自立、不仰給於人、再推而爲國、謀脫彼强蠻、所以愛身卽是愛家、愛家卽是愛國、留得此大好軀壳、待時而動、大有作爲、如輕易橫死、非但不足稱愛國、直是負國矣、倘志在喚醒民衆、則儘多其他方法、何必自殺、如曰藉此警愧軍閥、竊恐彼軍閥對此、非惟不警不愧、多哂爲癡漢也、奈何、西諺云、『自殺者爲庸懦』吾故對於因愛國而殺之士、目與自經於溝瀆之愚夫愚婦等、淺學者謂重似泰山、其實仍輕於鴻毛耳、雖然退一步言、亦覺慘矣、

工部局自殺

碧波

五卅慘案、我們中華商業罷市、果然是自殺政策、但是現在聰明一世的工部局、也會一時懵懂起來、幹那自殺的苟當、便是停給華廠電力、他們以爲報復取快、那裏知道這便是他們的絕大謬點、昨天瞧見某報、載有工部局供給華廠電力的電費、每年需一百二十餘萬金、以百份之十二作贏利、那麽要盡賺一百五十餘萬、現在各華廠受了這番教訓之後、以後當絕對不去仰給這工部局電力、豈不是工部局方面、每年收入項下、至少要短收百萬金麽、這一點、恐怕他們還沒想到、倘想到了、豈不也像吾華罷業一般的、徒悔以自刃刎自己的頸項呢、

一寸樓台

（六十三）

金門路去、走完了金門路、來到木林路和金門路的三叉口上、纔一站定、就見由西邊牆脚下、過來一人、滿身穿着黑衣服面上罩着面網、敏中想這人的打扮、正同妹妹及張媽所見的一般、莫不這就是夕人嗎、又見這條路上、靜悄悄的、只賸自己和他兩人、更不禁內怯、剛待拔步避遠些他、他却伸手出來、連搖了兩搖、並低喚道、是我、敏中一聽這聲音、像是顏可華、始放下心、迎上前道、我說怎麽不見你來、偏是來了一個黑衣人呢、原來你做的這副打扮、可華另取出一身黑衣帽、敎敏中也穿了、又道、你身上帶着手槍沒有、敏中道、沒有帶得、可華在身邊掏出一支小小手槍、遞給敏中道、這有一支、你帶在身上、子彈已上滿了、遇必要時、可以開放、你同我一齊走、又打傷的是夕人、當然無妨的、只是留心些、不要命中他、也是好生之德、敏中接過手槍、如法佩好在身上、可華又道、你跟我來敏中遂緊了他、由一條小路、轉灣抹角、繞到一箇所在、敏中在這左近一帶地方、本很熟悉的、這時竟也繞得不認識了、可華敎敏中立住、指道、你看對面那家樓窗裏的人、你認識是誰嗎、敏中凝神一看、却是認識、原來便是在程綠雲家會着的那位魏德立夫人、當下告訴可華說、這便我先白天告訴顏先生、在程綠雲家、所遇見、也就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按照總包特別優待寄送之報紙